

冷战后亨廷顿美国国家利益观评析

贾国华

(北京市第二中学,北京 100010)

摘要: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开始寻求新的国家利益。亨廷顿认为,在确定国家利益的过程中,美国一度将商业利益和种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美国国家利益被侵蚀了。他呼吁美国要寻求真正的国家利益,美国要克制、内敛,尽可能限制对世界事务的卷入,以便将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亨廷顿提出了带有保守倾向的政治理念和战略思想。

关键词:国家利益;安全环境;利益运行;保守理念倾向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6-0136-04

苏联既倒,冷战结束,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繆尔·亨廷顿所在的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冷战后变化中的美国国家战略利益。冷战结束10多年来,亨廷顿的关于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观逐渐明朗,其中渗透着亨廷顿保守倾向的政治理念。现逐一缕析,以此解读冷战后亨廷顿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思想。

一、冷战后变化中的美国安全环境

(一)变化中的美国国际安全环境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亨廷顿对世界格局的判断提出了“单-多极体系(uni-multipolar)”。其中,既存在着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又有六到八个主要地区大国以及次地区大国和其他国家。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一种新的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出现,它可能是左右今后15年全球政治的决定因素。世界格局出现了一超、地区大国、次地区大国三层权力结构。全球权力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型。美国作为一超位于顶端,它对几乎所有大的全球问题都拥有否决权。第二个层面即地区大国层面,它包括欧洲的德-法联盟、俄、中、印度、日本、巴西等国。它们在地区事务中占据主导,但其利益与能力的扩展不能与美国一超相比。第三层面,即所谓的次地区大国层面,它们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其利益经常和比自己强大的地区大国发生冲突。其中包括相对于中国的日本、相对于日本的韩国、相对于俄罗斯的乌克兰、相对于印度的巴基斯坦、相对于德法联盟的英国、相对于巴西的阿根廷等。在这个金字塔型的三层权力结构中,存在着导致超级大国与主要地区大国间爆发冲突的天然基础。作为一超,美国觉得自己有全球利益和责任,因而试图左右世界每个地方的事情。地区大国则抵制这种做法,因为它们觉得自己应该在其所在地区发挥主导作用。这显然会带来紧张。第三层面国家与试图操纵地区局势的第二层面的地区大国间也存在着紧张。一超与

收稿日期:2009-09-11

作者简介:贾国华(1973-),女,山西大同人,北京市第二中学一级教师,国际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关系和亚太问题研究。

次地区大国在反对主要地区大国上存在着天然的合作基础^[1]。在当前的单—多极体系中,美国显然更愿意建立一个由它作为霸主国的单极世界,而地区大国则致力于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大国对于美国的限制、威胁感到愤懑,而美国也因不能随心所欲而感到失望。在世界事务中,没有一个主要国家满意现状^[2]。

同时,亨廷顿认为,冷战后文化因素走入国际政治,权力走到哪里,文化跟到哪里。文化—权力因素是亨廷顿解读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一把钥匙。亨廷顿认为:第一,全球政治永远离不开权力与权力斗争,权力是国际政治永恒的追求。第二,冷战后全球政治根据不同的文化和文明进行了实质性的重组。文化取代意识形态成为认同的来源,改变着国际事务中的结盟与敌对。同时,在塑造认同上,宗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亨廷顿认为,在未来的年代里,权力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对各国之间的联盟和对抗模式的定型起着决定作用。从文化上看,合作更多的是那些文化背景相同的国家,而那些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则对抗的可能性更大。权力的动力激励竞争;文化的共性便利合作。

(二)变化中的美国国内安全环境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实力,在经济、技术、军事、文化、外交、意识形态等领域独占鳌头。但美国的影响力却在下降。没有地区强国的支持,美国难以为所欲为。在影响力上,各种各样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似乎都在抵抗美国政策制定者发号施令。冷战后,美国国内又出现了文化认同问题,美国社会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移民的范围和来源的变化;二是多文化影响的加强。这两股潮流相互作用,加剧了冷战结束带来的分裂的影响,导致美国进一步分化。移民日益改变着美国的民族、种族、宗教的构成。而多文化和多样化的思想加强了这些趋势,并使它们合法化。它们否认美国有一种共同文化的存在,谴责同化,提升种族、民族和其他国家文化和群体的地位,并对美国信念的核心内容提出质疑。如果多元文化成为事实,美国认同和统一将依靠政治意识形态的不断一致。而在缺乏人种、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况下,美国意识形态的粘合力是弱的^[3]¹¹。苏联的例子证明,作为统一的基础,意识形态的这种基础要比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基础脆弱得多。如果美国国内多文化主义盛行,自由民主共识瓦解,美国将和苏联一道灰飞烟灭^[4]。

冷战后,美国国内外安全环境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变化,而随着金融危机在美国的发端和泛滥,这些变化的因素在近期内是极小可能改变的。冷战后变化中的美国国内外安全环境影响着美国国家利益的判断和运行。

二、冷战后美国寻求国家利益

(一)美国寻找敌人

冷战后,美国失去了苏联这个对抗了近半个世纪的敌人,美国茫无所措。美国国内又出现了国民认同问题。而一个共同敌人的存在,通常能促进人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二战与冷战曾对美国经济、科技、社会的进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4]。亨廷顿认为,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美国需要敌人^[5]。由于美国国内存在着多样性和多文化的推动力量,存在着民族、种族的分裂,美国比大多数国家更需要一个对立面来维持推动团结^[4]。“9·11”之前,亨廷顿认为,萨达姆·侯赛因作为一个对手是不够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太分散也太遥远,中国问题太多且在今后可能造成的威胁还为时尚早^[4]。“9·11”事件发生后,亨廷顿认为“美国现在的实际敌人和潜在敌人是宗教驱动的伊斯兰好斗分子和完全非意识形态的中国民族主义”^[3]²⁸²。

(二)冷战后美国寻求国家利益

在确定敌人的摇摆过程中,亨廷顿认为,美国一度将商业利益和种族利益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取代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国家利益被侵蚀了。国内商业利益与跨国的、非国家的种族利益开始操纵美国外交政策^[4],美国外交政策出现了偏袒主义(particularism)。亨廷顿批评克林顿政府时期重视商业外交,运用所有的外交政策手段来实现商业目标。另一方面,亨廷顿批评美国在提升种族利益。移民社群(diasporas)对美国的行动和政策施加影响,利用其资源和影响来为原籍国服务,“美国外交政策已成为国内各选区群体提出的一系列目标的拼凑装订而已”^[4]。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为在世界上列国竞争中促进美国整体利益的自觉行动,正在缓慢然而稳步地消失着^[4]。而只有美国开始将新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并将商业利益与种族利益置于其次,才能取代偏袒主义。

(三)美国确定国家利益

美国国家利益是对所有或大多数美国人都很重要的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是人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的。冷战后,什么是美国所关切的国家利益呢?1996年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委员会确定了以下五项至关重要的美国国家利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的攻击;防止欧亚出现敌对的霸权国家;防止美国边境上及世界公海上出现敌对势力;防止世界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环境体系发生崩溃;确保美国盟友安全^[4]。然而,亨廷顿追问,这些利益又受到哪些挑战呢?针对美国的核恐怖可能算是近期的威胁;中国作为东亚霸主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威胁。除此之外,很难看到国家利益委员会所列举的重大利益的挑战。亨廷顿认为,美国政府呼吁的扩大民主并未引起民众的共鸣。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增加防务开支的主张同样不现实。他认为世界上问题很多,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一种共识已经存

在,即就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美国没有理由卷入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问题。他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国家克制——这似乎是现阶段美国人民所惟一支持的国家利益。亨廷顿言及美国外交决策人士不应该再致力于炮制各种不现实的辉煌的、外交计划,而应该致力于降低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参与,以确保未来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现实的美决策越自我克制,将越有助于时机成熟时美国采取积极做法重新获得国民认同,追求人民用生命来捍卫的美国国家利益^[4]。

三、美国国家利益的运行

(一) 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的运行

亨廷顿考察了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的运行,认为冷战后美国的所作所为好像置身于一个单极世界。美国自诩为是“仁慈的霸主(benign hegemony)”,颂扬美国的独到之处、道德与实力,极力鼓吹美国原则、实践与制度的普遍适用性。美国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信念的驱使。亨廷顿提及,冷战后美国或多或少干了以下事情:在人权问题上向他国施压,推广美国的价值观;阻止他国发展可与美国传统军事优势相抗衡的军力;根据他国是否达到美国制定的关于人权、恐怖主义、核扩散等标准来给国家划分等级;迫使他国采取有利于美国经济利益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推动北约东扩;对伊拉克实行军事行动,对其政府进行严厉经济制裁;点明一些国家为“无赖国家”,对其进行制裁等^[2]。美国追求的是一种“全球的单边主义(global unilateralism)”政策,大力发展自身的利益,却很少考虑别国的利益。亨廷顿著文认为,美国正变成一个无赖的超级大国。同时,美国也因与世界的步调不和而成为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2]。在处理世界问题时,美国使用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两种主要高压手段。然而,只有其他国家也支持制裁时,制裁才会有效。而军事行动又需要满足诸多条件。美国只不过是外强中干的所谓的仁慈的霸主而已^[2]。

(二) 美国国家利益运行中的国际关系

亨廷顿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冷战后美国和次地区大国基本上更加合作。美国通过加强与日本的军事联系和支持日本适度军事扩张来警告中国;通过美英特殊关系来平衡即将出现的联合的欧洲力量;美国与乌克兰发展密切关系来抵制俄罗斯力量的扩张;美国密切与沙特阿拉伯的合作反抗伊朗在海湾的力量等。亨廷顿认为,未来15年国际格局无疑是朝着大国力量进一步平衡、美国优势下降的方向发展。美国的相对实力将逐渐削弱。美国不再有掌管整个世界的意愿,整个世界也越来越不能容忍美国的这种图谋^[6]。

亨廷顿指出,世界各国对美国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有着不同的反应。在较低层次上表现为一种普遍的恐惧、愤慨和嫉妒;在较高的层次上,这种愤慨就会变为拒不合作;而在最高层次上,则表现为几个

主要大国结成反霸联盟。尽管存在反霸呼声,但建立拥有广泛基础的、活跃的、正式的反美联盟尚需时日。首先,大国对形成一个与美国的统治地位相抗衡的联盟的态度还不很迫切。其次,有些国家并不想与美国抗衡,而是采取“搭便车”战略。另外,现有的平衡体系的运作也阻止着单一霸权的出现。

(三) 美国国家利益运行的对策

亨廷顿警告美国冷战后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单极世界,美国应该放弃自己是世界“仁慈的霸主”的想法。亨廷顿为美国开了一剂药方,认为发展健康的美欧关系是治愈美国孤独症的一剂良药。因为从文化上来说,二者皆属基督教文明区;从权力角度来说,二者皆为权力中心。权力之争引发竞争;文化共性便利合作。亨廷顿又提及,“在朝向21世纪的多极格局中,主要大国之间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冲突、结合。然而,在这种格局中,超级大国与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将不会像现在这么紧张,也不会发生冲突。这便是单-多极世界的特征。为此,亨廷顿呼吁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美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更少被要求、更少引起争议,同时获益更多”^[2]。美国必须学会在国际政治中作为主要大国、而不是超级大国的游戏,而且要学会妥协。美国的决策应反映理性的权力决策而不是傲慢的、单边的需求。亨廷顿发出了要美国回归重要大国地位、更好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呼唤。

对此,亨廷顿提出了具体的建议:(1)要关注中国。亨廷顿认为中国会成为一个新敌人。但目前中国还不会成为足以唤起美国新的国家认同感和目的感的一种威胁。(2)要重新唤起较强的国民认同,需战胜美国国内存在的崇尚多样性与多文化主义的思想。要捍卫美国文化,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同时限制移民的进入,促进移民的同化。(3)美国要制定、重建一项克制与改组的政策,其目标是限制次国家的、非国家的、跨国家的利益。美国国家利益在于国家实行克制和“内敛”。(4)就维持世界秩序而言,取代一个国际警察的适当方式即建立社会共同管制。一种文明的核心国比在此家族外的国家能更好地维持该地区的秩序。

四、亨廷顿美国国家利益观评析

(一) 必须寻找敌人吗

亨廷顿的理论不禁使我们发问,一国之生存与发展必须要有敌人吗?国际政治是建立在王道的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霸道的的基础上?亨廷顿欲通过炮制敌人,增进美国国家凝聚力,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寻找国家认同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将敌人的存在看作国家利益的认同和国家发展的前提。这反映着亨廷顿依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同时,亨廷顿的话提醒我们,美国可能选择与中国为敌,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而中国人民要的是安居乐业,长治久安,不寻找外敌。我们应当同不想以中国为敌的美国人共同努力,防止中美互为敌国^[7]。

(二) 美国的霸权心态及均势战略

亨廷顿建议,美国通过与次地区大国的盟友关系来平衡主要大国的权力,并强调文化相同的国家结盟反对与其文化不同的国家,以此实现美国主导的全球性均势,维护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这一手法充分显示了亨廷顿的美国霸权心态及均势战略。另外,亨廷顿提出美国要放弃“仁慈的霸主”和单极世界的想法来追求美国的利益,这是亨廷顿对世界格局作了一番权力分析之后作出的现实政治(Real politic)战略。既然美国的权力不能实现一个单极世界,就应当抛弃这一幻想,否则就会犯下“国际政治中最常见的基本错误即忽视权力的相对性而将权力绝对化”。因为按照摩根索的论述,“在一个历史的特定的时刻,一国发现其权力处于顶峰之时,特别会暴露其忘记权力具有相对性的倾向。它会相信它所获得的优势具有绝对的性质,而基于这一前提而制定的外交政策是非常危险的”^[8]。因此,亨廷顿建议,随着一个多极世界的产生,取代国际警长的适当方式就是社会共同管制(community policing),让主要地区大国重点负责维持该地区的社会秩序^[2]。

(三) 亨廷顿具有保守倾向的政治理念

亨廷顿为美国国家利益把脉,提出了他的具有保守倾向的政治理念和高屋建瓴的国际战略思想。他认为,在国内,治愈文化认同问题要推崇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则是霸权的收敛。而强劲的国家主义是提升海外美国国家利益及美国国内统一的基石^[9]。在国家利益上,亨廷顿呼唤美国要“内敛”,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国家克制,尽可能限制对世界事务的卷入,亨廷顿发出了要美国回归重要大国地位、更好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呼唤。

亨廷顿的保守倾向的政治理念也多少表明了他对多极化前景的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亨廷顿能清醒、精辟地为美国国家利益把脉,提出治愈美国孤独症、维护美国霸权的药方,这也正是亨廷顿先生的高明之处。

参考文献:

- [1] Religion,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fter september 11—A conversation with Samuel P. Huntington - the transcript of an extended conversation between Samuel Huntington and a group of American journalists[M]. Posted: Monday, June 17, 2002. http://www.eppc.org/publications/pubID.1537/pub_detail.asp.
- [2] SAMUEL P. H. The lonely superpower [J]. Foreign Affairs, 1999, 78:2.
- [3] 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 程克雄,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 [4] SAMUEL P H.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J]. Foreign Affairs, 1997, 76(5):34-35.
- [5]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35.
- [6] 亨廷顿说未来世界权力结构中美国优势下降多极化更加突出[N]. 参考资料,2001-02-07.
- [7] 王缉思. 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 [8] HANS J M. Politics among nations Sixth Edition[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189.
- [9] SAMUEL P. H. Robust nationalism[M]. Th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1999:28-29.

Analysis of Samuel Huntington's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after the Cold War

JIA Guo-hu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CPS,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American security environments have changed greatly. Therefore, America began to search new national interests. However, American government put the commercial and ethnic interest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were eroded. Samuel Huntington advocated that America should restrain and limit to be involved in the world affairs in order to get more active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near future. Finally, Huntington put forwards advice, including seeking enemy, playing balance of power and maintaining American hegemony, and reflected his conservative thoughts inclin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interest; security environment; exercise interest; conservative thoughts inclination

(责任编辑 彭建国)